

九年劇場：以經典和演員為本位的文化實踐

黃浩威（新加坡劇場及文化評論人）

由夫妻謝燊傑與徐山淇創立的新加坡華語劇團「九年劇場」，團齡雖未滿週年，所推出的兩部西方翻譯經典《誰怕吳爾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以及《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皆在新加坡取得叫好叫座的成績，更得到評論人的肯定。2012年12月分，「九年劇場」也應邀參加了於北京舉行的「旅程藝術節」，演出自創小劇場作品《海》。

「九」的意義

劇團是如何闡釋自己的名字呢？根據他們的自我描述，所謂「九年」，即「象徵了我們年復一年不斷累積、滋長的決心。」誠然，「九年」這個名字是具豐富象徵意義的。「九」為陽數的極數，即單數中的最大數，在中華文化中常有「多」、「大」、「極」與「吉祥」之意。「九年劇場」才剛起步，就已展現了生機勃勃的勢頭，前景大為可觀。

新加坡華語劇場「版圖」

我們又應該如何界定「九年劇場」在新加坡文化語境中的位置？在目前新加坡華語劇場中，不同劇團的藝術理念與實踐皆有穩定化趨勢，似乎已構成各據一方的「版圖」：與新加坡建國同齡的「實踐劇場」近十年來，主要以不同形式重新詮釋和搬演已故戲劇家兼其創團人郭寶崑所留下的豐富劇目寶庫，並定時推出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作品和本土創作；「戲劇盒」致力於社區劇場的實踐、與其他公民團體協辦公眾教育活動，發展和演出本土自創劇；「TOY肥料廠」則主要以製作和演出大型商業音樂劇為主；而作為雙語劇團的「十指幫」是一個融合多元媒體藝術實踐的偶劇團。目前，對經典寫實作品的關注與演出，以及其觀眾群的建立和教育，仍未有任何劇團展開長期而有計劃性的實踐。換言之，「九年劇場」瞄準了一塊寶貴的位置，正在其中為自己開墾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就目前人口結構而言，劇團選擇以華語演出經典劇目也許恰逢其時。在新加坡外來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中國籍移民，可能會構成劇團的一部分觀眾。

以演員培訓和傳承技藝為本位

在新加坡以華語搬演經典寫實劇目，對劇團來說還有其他重要意義。藝術總監謝燊傑認為，劇團致力於為演員建立一個「磨練功底的平臺」，他也希望能打破當地以導演構思為本位的傾向。更值得關注的是，在一個演員表演水平青黃不接、技藝傳承計劃缺席的環境中，「九年劇場」讓新晉演員向有豐富積累的資深演員學習，並於同臺演出交流切磋，也許能彌補這個缺角。

與觀眾分享知識

「九年劇場」在文化實踐上的另一重要面向，便是對觀眾教育的投入——這在新加坡劇場也是長久缺席的。劇團開設了一個「知識分享平臺」，準備定期以講座和對話形式與觀眾分享劇場藝術知識。今年在演出《十二怒漢》後，劇團在二月分舉辦了一個知識分享會，與觀眾進行交流，討論經典作品的意義，以及如何鑑賞寫實劇。

審視現實的經典

以演出經典劇為主，並以演員的培訓，以及拓展觀眾知識為本位的「九年劇場」，正好找到了一個適中的切入點，能坐上長久在新加坡華語劇場演出經典劇目的空席。最後，我們也許要問，經典劇目之於新加坡或其他社會而言，是否還有什麼特殊意義呢？新加坡文化評論學者柯思仁在一篇《十二怒漢》的劇評中提出：「經典的意義，不只是在於讓我們景仰，或者疏離地遙望與己無關的事件。經典往往是寓言，尖銳地迫使我們審視現實的荒謬與殘酷。」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劇場工作者思考的議題。

在新加坡和澳門演出《誰怕吳爾夫？》，其意義的異同又是甚麼呢？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方式在不同的語境中鑑賞經典？這就要看澳門的觀眾如何詮釋和參與了。

「九」與「久」諧音。期待「九年劇場」接下來不僅僅滿足於填補新加坡華語劇場的缺角，成為一股不可藐視的力量，長長久久。